

善于应用。要允许一些人专门从事这类基本技能的研讨，使之逐步完善和规范化，以便于青年和初学者的掌握使用。作为青年和初学者来说，也不要以为这些都是陈旧的方法，雕虫小技，不屑一顾，或者一笔抹煞，而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，更好地提高它、完善它、掌握它和运用它。”本书虽未能囊括古籍整理的全部技能，但择要散论，既便于初学者参考，也有裨于青年学者涉足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，实为后学之津梁。

本书文笔流畅、广征博引、论述严谨，不乏创见，融科学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体。书中还穿插介绍了一些文史常识。如，“信件为何称为‘函’，其计量单位为何为‘封’”、“当今国家领土缘何称‘版图’”、“户口册缘何又叫‘版籍’”，读来饶有趣味。

欲使国民取法乎近

——《清代名人轶事》读后

刘 卓 英

虽非巨篇名著，内容不外人物琐事，但读之亦能“吸取一点滋味与养料”（周作人《谈笔记·秉烛谈》）。书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清代名人轶事》即是如此。

《清代名人轶事》是从众多清人史料笔记、杂史、方志、文集、诗话中采集汇编而成的。选编者葛虚存，浙江绍兴人。其生平事迹待考。他于民国六年（1917）为该书写的《序言》中谈到自己作此书的目的，是“欲使新国民取法乎近也。”他说：“人

类进化，必循矩矱，一蹴莫几，躐等难越，前有所承，后乃可续，好高骛远，劳而无获，能近取譬，见闻斯确。”又云：“我国文化，清最发皇，人才辈出，轶汉超唐。”故编者以清代为限，“节取其小者、浅者以示表彰，其间异闻奇迹，均足动人兴趣，增人智慧，以引其入德之方”。

全书分学行、气节、治术、将略、文艺、怜才、吏治、先德、异征、度量、清操、科名、风趣、境遇、闺阁、杂录十六类，共五百四十余则。书中以丰富的内容、直率的文笔，较为具体地记载了当时各领域中名人学者的生活境遇、功名业绩、操行品德、志趣爱好，及有关的传闻轶事、史料掌故等。

此书特色有如下几点：

一，包含着较正史更为丰富详尽的内容。书中写清初文学家魏禧时，云：“康熙十七年，诏中外举博学鸿词，禧亦在举中，被征，以疾辞。郡太守、县令更督辄就道，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医药，抚军某疑其诈，以板屏舁之至门，禧絮被蒙头，卧称病笃，乃放归。后二年，赴维扬，故人约舟至仪真，暴心气病，一夕卒，年五十七。”而《清史稿》四百八十四卷却只简单写道：“康熙十八年，诏举博学鸿儒，禧以疾辞。有司催就道，不得已，舁疾至南昌就医。巡抚舁验之，禧蒙被卧称疾笃，乃放归。后二年卒，年五十七。”

两相比较，详略可见。亦可发现两书有“康熙十七年”与“康熙十八年”之异，若有兴趣，可作进一步的考证。

二、能使个个生动鲜明、各具独特风貌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

诗文兼有“风霜之气，松柏之质”的顾炎武(1613——1682)，学者称亭林先生。他一生手不释卷，重于考据。每至边塞，则呼老兵，“咨其风土，考其区域，若与平生所闻不合，发书详正，必无所疑乃已。”（《顾亭林好学》）他曾言：“博闻强记，群

书之府，吾不如吴任臣；文章尔雅，宅心和厚，吾不如朱彝尊；好学不倦，笃于朋友，吾不如王宏撰；精心六书，信而好古，吾不如张弼。”（《广师篇》）作为学识渊博的学者，虚怀若谷如此，堪为典范。

训导阎正衡（字季蓉），少时酷爱读书而家贫不可得，“从友人假得《文选》并注，读之数月，皆能记。”为读到同里某翁家藏的《史记》，答应为老翁提供每日所需之薪，故每日“荷薪携笔札往读之，且读且写，数月乃毕。”他说：“文以达理，理不足则气不充，修辞何为。吾学未至，十年内方当读书，四十后乃谋著作耳。”（《阎正衡之苦学》）

类似其人其事，书中多有记载，仅此二例足可使那些粗识径涂、一知半解即夸夸其谈、志高气溢者汗颜。对那些贪图安逸、虚度年华者也是鞭策。

“气节类”中的名臣廉吏，多是性情廉鲠、嫉邪崇正、善于治国齐家者。

康熙时名臣甘汝来，字耕道，一字逊斋，谥庄恪。其任涑水令时，“有御前侍卫往放御鹰，蹂躏田苗，公即命锁至庭，大杖数十。大吏闻之，惊曰：‘某令疯耶！’因共劾之。圣祖笑曰：‘不畏强梁，真民父母也。’”（《甘庄恪》）

毕沅（1730—1797），字纘衡，一字秋帆，自号灵岩山人。乾隆年间进士，官至湖广总督。其为河南巡抚时，“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，堤溃城决，淹没田庐，人民死者以数十万计。”得知此讯，他即发藩库银四十万两，星夜解楚赈济，并火速奏闻高宗皇帝，使百姓免于更大灾难。（《秋帆尚书》）

书中对这些“不愧天日，不愧朝廷，不愧百姓”的官吏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。

“文艺类”各篇，并将文士间相互唱和、填词赋诗、为文泼墨等风雅场面和情景描绘得有声有色。

书画家、文学家郑燮（1693——1765），字克柔，号板桥。早年家贫，曾自书书画润笔例，文云：“大幅六两，中幅四两，小幅二两，书条对联一两，扇子斗方五钱。凡送礼物食物，总不如白银为妙。公之所送，未必弟之所好也。送现银，则中心喜乐，书画皆佳。”（《郑板桥笔榜》）

又写道：郑板桥有女，甚爱之。女不善井臼针黹而工书画、善诗文，板桥欲嫁之而难其偶。“适有友而鰥者，所学所好与之同，先生相之，喜曰：‘吾婿无逾此者。’遂约焉。归则诡其女曰：‘明日携女佳处游，当不负也。’女喜从之友所，友酌之已，先生命女曰：‘此汝家也，其安之。’女喻父意，遂不去。”（《郑板桥嫁女》）

读后，仿佛那位坦诚直率、风流淡宕，而又不受礼法约束的郑板桥，就在眼前。

三、某些篇章亦能反映当时社会矛盾，《陈司业别号舍文》即为其中一例。

陈祖范（1676—1754），字亦韩，号见复，江苏常熟人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举人，会试中试，因病未能参加殿试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授国子监司业衔。其早年屡困场屋，饱尝封建科举制度的艰辛，故作《别号舍文》。作者以悲酸怆凉之情，刻画了号舍（考场）的环境和自己入舍的情景：“试士之区，围之以棘，矮屋鳞次，百间一式，其名曰号。”“余入此舍，凡二十四，偏袒徒跣，担囊贮糒。闻呼唱诺，受卷就位。”同时以生动细腻的文笔写出了应试士子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态，及“粪溷之窝，过犹唾之”、“广不容席，檐齐于眉”、“上雨旁风，架构绵络”等各种号舍狭窄湿臭、风吹雨漏的恶劣环境。士子们为谋取功名，不惜“黑发为白，韶颜变丑”，屡入号舍，在科举途中奔波碰撞。仕途的艰难及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，在本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四、采辑群书，以类分编。书中十六大类的内容各有侧重，皆能使人耳目一新，增长知识、扩大见闻、受到启迪。每类尚分若干则，短者仅有数十言。加之叙述质朴、语言晓畅、形象鲜明，读之即可入神。

由于时代及编著者思想意识所限，书中亦有不足之处。最明显的是将农民起义军、少数民族起义者等，称为“匪”、“寇”、“贼”。封建等级观念、迷信思想，荒诞离奇之言亦多有出现。这些都应认真辨析、批判继承。

《清代名人轶事》自民国六年（1917）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七十八年；距1911年清朝灭亡也有八十余年了。在这不到百年的历史中；虽然世间业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是“前有所承，后乃可续”的。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，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若想阅读些正史之外的史料，不仿看看这部改用规范化简体字横排，并做了新式标点重排本《清代名人轶事》。